

让灵魂舒服一点

毛姆自传

[英国] 毛 姆 著
王 敏 译



*Make
the soul
comfortable
Maugham's
Autobiograph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让灵魂舒服一点

毛姆自传

[英国] 毛 姆 著

王 敏 译

Make

the soul

comfortable

Maugham's

Autobiograph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让灵魂舒服一点：毛姆自传 / (英) 毛姆著；王敏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94-2856-1

I. ①让… II. ①毛… ②王… III. ①毛姆
(Maugham, William Somerset 1874-1965) — 自传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2756 号

书 名 让灵魂舒服一点：毛姆自传

著 者 (英) 毛姆

译 者 王 敏

责任编辑 唐 婧 黄孝阳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856-1

定 价 3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序 为了让灵魂舒服一点而写作 / 1
- 一 回忆我的家族史 / 12
- 二 我人生中重要的两堂英文课 / 18
- 三 优秀作家应具备的语言素质 / 25
- 四 阅读让我意识到,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 44
- 五 十八岁时,我决定将文学当作终身事业 / 56
- 六 在医院,我学会观察人性的艺术 / 62
- 七 我是一个后天造就的作家 / 73
- 八 我是如何训练阅读能力的 / 82
- 九 二十三岁,我在西班牙遭遇爱情 / 92
- 十 聊聊我开始戏剧创作的原因 / 101
- 十一 戏剧创作规律谈 / 114

- 十二 时代需要怎样的剧作家 / 127
- 十三 艺术上的完美始终是我的至高目标 / 140
- 十四 潜心小说创作的那几年 / 154
- 十五 作家这一职业的危险性 / 167
- 十六 对婚姻的憧憬,我创作了《人性的枷锁》 / 181
- 十七 战争开始了,我参加了情报处 / 185
- 十八 写作主题与写作技巧,哪个更重要 / 197
- 十九 参与公共事务,是作家的职责之一 / 216
- 二十 系统的哲学阅读完善了我的生命 / 223
- 二十一 曾经我雄心勃勃,想写一部哲学著作 / 236
- 二十二 我关于人生与信仰的哲学思考 / 256
- 二十三 走过岁月,开始思考衰老与死亡 / 266
- 二十四 回首人生,从真善美中找到安宁 / 276

序 为了让灵魂舒服一点而写作

本书既非自传，也非回忆录。我已通过种种方式，将我人生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写入了作品中。有时候，我过去的某段经历可以成为一个主题，那么我就会虚构一系列事件，来表现这个主题；而在更多情况下，我会把我的泛泛之交或亲密朋友，作为我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原型。在我的作品中，事实和虚构彼此交融。当我现在回顾这些作品时，我简直难以把两者区分开来。即便我还记得那些事实，但我对单纯地记录事实没有多大兴趣，我已经把它们派上更好的用场了。而且，这些事件似乎都很平淡乏味。我过往的生活多姿多彩、妙趣横生，但我并没有什么冒险经历。我的记忆力很差，我永远想不起一个精彩的故事，除非我能再次听到它。但还没等我把它讲给别人听，我又忘了个一干二净。我甚至从来都想不起自己讲过的笑话，所以只好不断编排新的笑

话。我明白，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缺陷，别人和我交往起来，一定会惬意得多。

我从来不记日记。但现在我多么希望，在我首度成为成功的剧作家后的那一年中，我留下了一些日记。因为，那时我遇到了许多重要人物，所以当时的日记可能会成为一份有趣的文字记录。那时，人们对贵族和乡绅的信心，已经被他们一手造成的南非混乱局面给瓦解了。但是，那些贵族和乡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自信。在我常去的几个政客的官邸中，那些人说起话来仍显得高高在上，好像治理大英帝国是他们的私事似的。在即将大选的时候，他们就会讨论：汤姆是否该执掌内政部？迪克对派往爱尔兰是否满意？每每听到这些，我总觉得很古怪。我想，现在没人会读汉弗莱·沃德夫人^①的小说了。不过，尽管这些小说挺乏味的，但据我回忆，她的一些小说的确完美呈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图景。当时的小说家仍然很关注这些，就连那些连一个贵族都不认识的作家，也认为有必要对这些人物大书特书一番。如果让现在的人浏览当时的剧场节目单，他们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剧中有爵位封号的人物竟然那么多。那时的剧院经理以为，这些角色能吸引观众，而那些演员们也喜欢扮演这些角色。但随着贵族阶层政治地位的下滑，公众对他们的兴

^① 汉弗莱·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 1851—1920），英国严肃小说家，代表作有《罗伯特·埃尔斯梅尔》等。——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趣也随之下滑了。戏迷们乐于看到表现自己阶层的人物和情节。这些人包括富裕的商人和治理国家的专业人士。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盛行一时，就是：编剧不该将有爵位头衔的人物引入到故事中，除非这些人物对故事的主题来说至关重要。在当时，让公众对下层阶级产生兴趣还不太可能。描写他们的小说和戏剧，一般被认为是粗俗、污秽的。如果这一阶层现在取得了社会权利，那么普罗大众是否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兴趣呢？就像他们当初对那些贵族阶层的生活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兴趣，或对那些富裕资产阶级的生活产生了一时的兴趣那样呢？这个问题令人好奇。

那段时期，我遇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也许认为，凭借自己的头衔、名望和地位，注定会成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我并没有看出，他们有我想象中那样才华横溢。英国是一个热衷政治的国家，常常有人邀请我去那些高宅大院。在那些宅邸中，政治是人们主要的兴趣所在。在我遇到的达官显要中，我并没有发现什么能力杰出的人。我的结论是——也许这个结论有点太过草率——治理一个国家并不需要多高的智慧。打那时起，我在很多国家认识了许多高官重臣。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似乎很平庸，我继续为此而困惑不已。我发现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普通事务知之甚少；而且，我也很少在他们身上发现精微的见解和生动的想象力。我一度认为，他们能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全凭不凡的演说天赋。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中，除非你能吸引公众的耳朵，否则你不可能权倾朝野；然而卓越的演说天赋并不一定伴随着卓越的

思维能力。我也见过一些政客，在我看来他们不见得有多聪明，但他们却能相当成功地管理公共事务。所以，我想一定是我搞错了，事实一定是这样：治理国家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尽管某个人缺乏普通的才能，但他有可能拥有这种可以独立存在的才能。同样，我也认识一些企业家，尽管他们日进斗金、大展宏图，但他们对于和自己业务无关的一切，似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我在那个时期听到的谈话，也没有我所期待的那么睿智，其中很少有值得回味的内容。那些谈话都很轻松，尽管并非总是如此；那些谈话欢快、亲切而肤浅，不会涉及严肃话题。因为在公众场合谈论那些严肃话题，似乎会让他们觉得尴尬。此外，他们会对自已最感兴趣的话题三缄其口，也许他们担心那样的谈话会让自己暴露老底。据我判断，他们最多高雅地开开玩笑，但在那些场合，你很少能听到值得我们重复的隽言妙语。他们也许认为，文化的唯一用处，就是让人能够大摇大摆地说说废话。总的来说，在我认识的人中，我认为说话最有意思、最妙语连珠的人是埃德蒙·戈斯^①。他博览群书，尽管读得似乎并不细致，他和别人交谈时显得特别睿智。他拥有非同一般的记忆力、非同一般的幽默感、非同一般的毒舌。他非常熟悉斯温伯恩^②，聊起他来口若

① 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 1849—1928）：英国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代表作有《父与子：信仰与偏见》等。

② 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卡里顿的阿塔兰达》等。

悬河、令人陶醉。但他也能聊雪莱^①，就像雪莱是他的密友一样，当然他不可能认识雪莱。多年来他认识了不少社会名流。我认为他是一个虚荣的人，他发现了他们的种种荒诞举止，并为之窃喜。我敢肯定，他一定把他们形容得比实际上更可笑。

很多人见到名人的那股激动劲儿，常常让我莫名惊诧。你告诉朋友们你认识哪些名人，你以为这样很有面子，其实这只能证明你自己微不足道。名人们有一套应付偶遇之人的手法。他们会戴着面具示人——往往还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具，同时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真我掩藏起来。他们扮演着别人期待的角色，且通过反复的练习，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很完美。但如果你以为，他们的这种公众表演就是他们内心的写照，那你就太愚蠢了。

我曾经爱慕——深深地爱慕过——几个人；但总的来说，让我感兴趣的人，并不是那些自以为如何了得的人，而是那些对我的工作有益的人。我没有像康德劝诫的那样，把每个人看成自我的终极目的，而是把他们当成对我这个作家有用的素材。我更关心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小人物们更常展现出真实的自我。他们无须塑造一个虚伪的形象，来保护自己不受世人的伤害，或让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他们有限的活动空间中，他们有更多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而且，鉴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英国著名作家、学者、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西风颂》《致云雀》《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

于他们从未成为公众目光的焦点，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该如何藏着掖着。他们露出种种怪相和怪癖，因为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古怪之处。说到底，我们这些作家描写的正是这些普通人。国王、独裁者、商业巨头——这些人并不能让我们满意。描摹这些人是一种冒险，作家们常常受到这样的诱惑。但他们百般努力换来的失败足以证明，这些人太稀有了，并非合适的描写对象，我们无法写活他们。普通人给作家提供了更肥沃的写作土壤，他们出人意表、古怪奇特、形形色色，给作家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伟人往往是首尾一贯的，而小人物却是各种矛盾的综合体。小人物花样百出，你永远不知道他还能给你带来多少惊喜。对我来说，如果非得和谁一起在荒岛上待一个月，我宁愿那个人是一名兽医，而不是一个首相。

在这本书中，我将试着把我生命历程中那些让我最感兴趣的内容理出头绪。是的，所有这些思绪在我脑海中漂来荡去，就像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漂浮着的沉船残骸。我似乎觉得，如果把这些思绪按一定次序整理出来，就能更清晰地看清其本质，我说不定就能找到它们之间的连贯性了。我早就想进行这样的尝试。当我开始一段长达数月的旅行时，我不止一次地下定决心要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那一个个机会似乎都很理想。但我发现，一路上总是有太多的印象和观感向我袭来，我看到了那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结识了那么多让我浮想联翩的人物，所以我压根没有时间去

细细回味了。当时的那段体验是那么鲜明生动，让我无法调整思维、进行回顾。

要我以自己的身份，写下自己的想法，会让我感到厌烦，这点也在阻止我动笔。尽管我写的东西很多，但我一直是在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进行创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能把自己看成我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长久的积习让我更喜欢通过自己笔下的人物来发表心声，这样让我更自在。决定他们怎么想，比决定我自己怎么想容易得多。对我来说，前者是一种乐趣，后者是一种我一直在刻意拖延的苦役。但我现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年轻的时候，未来的岁月在我们前方展开，显得那样漫长。所以我们很难意识到，有朝一日我们会走过这些岁月。即便到了中年之后，尽管我们对人生的期待趋于平淡，但我们还是很容易找到借口，去拖延那些该做又不想做的事情。最后，那个不得不考虑死亡的年龄终于到来了，我们的同龄人相继去世。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免不了一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诸如此类），但死亡对我们来说仍然只不过是一个逻辑上的假设。直到有一天，我们被迫意识到，按照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我们已经离生命的终点不远了。只需对《泰晤士报》的讣告栏投以偶然一瞥，我就意识到，六十多岁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年纪了。

我一直认为，在把这本书写完之前，我就会被气死，所以我

觉得还是马上动笔的好。写完这本书后，我就能宁静地面对未来了，因为我已经圆满结束了毕生的工作。我不能再劝自己说，我还没有做好写这本书的准备。因为，如果到现在我还不能下定决心完成这件对我而言似乎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日后我会动笔的可能性也极小。我很高兴，我终于能收集和整理这些长期以来在自己各个意识层面中飘来荡去的思绪了。我把它们付诸笔墨之后，就能摆脱它们了，脑海中就能填充其他东西了。我希望这本书不是我的封笔之作。一个人不会在刚刚立下遗嘱后马上死去，立下遗嘱是为了预防万一。安排好所有事务，也就为无忧无虑地享受余生做好了准备。当我写完这本书后，我就能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那时我就能在余下的光阴中，做我选择要做的事了。

在这本书中，我一定会提到许多以前说过的话，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总结》。一个法官在总结案情时，他会概括之前已经上呈陪审团的所有事实、并对律师陈词进行评论。他并不会提供新的证据。鉴于我已经把毕生经历都写到了我的那些书中，那么很多我现在想说的话，一定都能在那些书中找到。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各种感受和观点串联起来，合成一幅连贯的画卷。另外，我会在有些地方，更加详细地阐述自己的部分观点，之前由于受到小说和戏剧篇幅的限制，我只能蜻蜓点水似的对之稍做暗示。

本书是以我自己为中心的。书中所录是一些我觉得重要的和

关于我自己的内容，因为我只能探讨这些影响过我的内容。但我不会写下我的所作所为。我并不想全然袒露我的内心，我会试着和读者保持一定距离。在某些事情上，我仍然希望能保留一点自己的隐私。没有一个人愿意说出有关自己的全部真相。有些试图向世人展露自我的人，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虚荣心并不是阻止他们那样做的唯一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不同人的兴趣不同；他们对自己感到失望；他们竟然做成了在他们看来极不寻常的事情，这让他们惊讶不已，于是他们过于强调了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其实比他们想象中普通得多。

卢梭^①在《忏悔录》中描述了一系列让人类的情感深受震撼的事件。他直白地叙述了这些事件，歪曲了自己的价值观，让这些事件在他的书中比他的实际生活中显得更重要。除了这些事件之外，还发生过许多合乎道德或至少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的事件，但他却一概忽略不计，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都太寻常了，似乎不值一提。有那么一种人，他们对自己的善行不以为意，却因自己的恶行备受折磨。这种人写得最多的就是自己。他略去了自己的优点，只暴露出自己软弱、没有原则和堕落的一面。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让我的灵魂摆脱那些

①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代表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徘徊已久的想法。我无意说服任何人，我没有教导别人的天性。而且，如果我了解了某一事物，我从来没有将它传授给别人的欲望。别人是否同意我的观点，我并不十分在乎。当然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他们是错误的，否则我就不会那样想了。但即便他们错了，也不会让我不快。另外，当我发现，我的判断和大多数人不一致时，我也不会感到困扰。我对自己的直觉充满信心。

我必须把自己当成一个重要人物来写。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是一个重要人物——对我而言，我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但我没有忘记——就算不考虑“绝对”这么宏大的概念，而仅仅从常识来看，我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我是否曾经存在过，对宇宙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在我写作时，我总觉得自己的作品非得有什么重要意义似的。我的意思只不过是：在我有机会和别人讨论文学时，我或许有机会提到这些作品，那时它们才对我具有某种重要意义。

我想，没有几个严肃作家——我指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写严肃事物的作家，会对他们的作品在他们去世之后的命运漠不关心。让人一想起来就满心欢喜的，并不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永垂不朽（无论是什么文学作品，其生命只有数百年，然后就不会比讲堂、教室更永垂不朽了），而是先后有几代人饶有兴趣地阅读这部作品，并且这部作品能在本国文学中占有小小的一席之地。但我怀疑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已经见过许多轰动一时（比我更加轰动）的作家，但他们很快就都被人遗忘了。我

年轻时，乔治·梅瑞狄斯^①和托马斯·哈代^②似乎一定能成为永恒的经典，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毫无疑问，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找到一个文艺评论家，找个角度写一篇关于他们的文章，那篇文章也许会让四面八方的读者，从图书馆中去借走一两本他们的作品。但我认为，他们都没能写出类似《格列佛游记》、《项狄传》^③或《汤姆·琼斯》那样的作品。

如果在下文中，我的表达方式有点颐指气使，那只是因为，我觉得在每句话前都加上“我想”“在我看来”太烦人了。我所写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看法。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抛弃。如果读者有耐心看下去，就会发现，我能确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一个人能确定的事，实在少之又少。

① 乔治·梅瑞狄斯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利己主义者》等。

② 托马斯·哈代 (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

③ 《项狄传》(Tristram Shandy)：18世纪英国文学大师劳伦斯·斯特恩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 的代表作之一，全名为《绅士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

一 回忆我的家族史

在我开始写作时，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对我来说，写作就像鸭子下水一样。我竟然成了一个作家，对此我一直倍感惊讶。除了那种无法抗拒的天生倾向之外，我似乎没有理由成为作家。而且我不明白，为何我会出现这样的倾向。一百多年来，我的祖上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根据《英国名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的记载，我的祖父是联合律师协会(Incorporated Law Society)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目录中，他的法律著作可以列一份长长的清单。他只写了一本和法律无关的书。那是一本散文集，里面是他为当时的严肃杂志所写的文章。他恪守礼仪，匿名出版了这些作品。

以前我手上有这本书，那是一本牛皮包装的精美小册子，但